

一個留美大陸教友的自白（小說）

洋泥

天主是光，在他內沒有一點黑暗。如果我們與他相通，但仍在黑暗中行走，我們就是說謊，

不履行真理。（若壹一：5-6）

來美國這個小城留學已有幾年了。每逢主日我仍不忘去教堂望彌撒，但到了教堂坐定後，不瞞你說，我最不希望看到的，還是不信教的大陸同胞如果又在那裡「實地考察」西方人如何舉行宗教儀式。因為，我還沒有拿到綠卡，也許還要回中國工作。「一顆紅心，兩種準備」還是需要的。萬一回到大陸，被一下子劃入「宗教界愛國人士」的小圈子，那還不如像過去那樣，仍然對外偽裝我只是個無信

仰者比較安全。什麼都不信在大陸反而比信教容易讓領導們接受，不知道爲什麼。

要說來，在大陸我主日進堂，反而沒這麼多顧忌，因爲大陸的教友圈子幾乎是與社會隔絕的。住在大教堂同一條大街上的我的同班同學，甚至可以從來不知道我常在他家門口至少每星期天經過一次。我們北京就是這麼大，大得可以都不知道同一新工房裡的鄰居尊姓什麼（更不用說他們信什麼）。可不必大張旗鼓宣傳「我國政府向來是保証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國，就不同了。那些年輕教友雖然有時候甚至穿著海灘裝來進堂（在中國大陸，

這樣的衣冠不整是絕對不允許你進堂的)，可彌撒前後我們堂區的老美們，不要太熱情過分。因為都是一回生兩回熟的朋友，所以這時候，我反倒沒法再裝得像在大陸時那樣面無表情，冷若冰霜。為此我在美國做中國教友就需要有兩副面孔來給大陸同胞看。

一副是教友的臉。只有在可靠的中國教友圈，我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個教友。記得有一次我們市的中國教友與鄰近的教友團體聚會，一個東北口音的女孩偷偷問我：「你是不是教友？」我當即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告訴她：「我從娘肚子裡出來就信教了。」為此當時還真驚動了幾個鄰人。可是你要知道，在大陸我是絕對不敢這麼對人說的。我只是每個主日進堂，彌撒完後就走人。我從不認為有同那些每周進堂來的教友多認識的必要。

因為，不瞞你說，一則我的父母還屬地下教會，二則我總覺得這些普通老教友的素質太低。他們只知道進堂念經辦告解望彌撒，彌撒完後同神父朋友

聊聊家常，然後高高興興回家去該做什麼還做什麼，等著下個主日再進堂念經辦告解望彌撒。我沒法同他們在教堂外探討對信仰的認識。中國天主教的傳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為此知識階層在教友中至今佔極為可憐的百分比。即使是堂裡辦的要理班，水準低的也是讓興沖沖從海淀學院區趕來的、對天主教有興趣的大學生，一下子有可能又轉到基督教禮拜堂去聽道理了。

我們國家公佈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教友人數，不是才令西方新一代準傳教士們更「磨拳擦掌」的四百萬人嗎？雖然也有海外人士估計中國的教友人數至少有一千萬人，但你如想聽聽我對此的感想，「對不起，實在對不住您了。」我從來就不信任何統計數字。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沒有像西方人那樣迷信數字，向來認為數字不太重要。管它一二三四五個十百千萬，只要能表達出我們想說的那麼個意思就行了。所以您甬對我說中國教友的人數到底增加還是減少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應該多進中

國的教堂，才知道事實究竟是什麼。

這兩年我在搞一個中美聯合研究的課題，回了北京三趟。不管我去哪個堂，平日教堂裡大清早見的還是這麼多大雜院裡出來的市民面孔，像我這樣的戴眼鏡書生仍是很少。有趣是一些年幼的獨生子女，在父母的帶領之下，他們念的普通話成了方言念經聲部的高音部。另外老外在堂裡也更自由自在出出進進了。北京現在主日也開英文彌撒。但要說聖誕節，他們還在教堂門口查問聖名，大概仍爲了「教堂重地，謝絕參觀」，那時候的年輕人可實在是多。但聖誕節前後不到彌撒時間，教堂的大鐵門仍都關得緊緊的。這些雖仍弄不清聖誕節是十二月二十五日還是二十六日的中學生，居然舉起拳頭去砸門，有的還怪聲怪氣地大叫：「神父唉，您開一下門兒！」北京人就是這麼痞，可北京的神父也耐心不要他媽的太好！在南方大城市，堂裡的人這時候往往會出來趕門清掃戰場，「去，去，去！」可北京人就這麼實在，一聲不吭且也熬得住。所以我

這次回家想進堂去看我當神父的二舅，可真他媽的倒了霉。我還那麼文雅地一個勁死按門鈴，可直到我逼到電話亭裡去才「千呼萬喚始出來」。見了他舅舅一面，才知道他們在此非常時期早已不聽門鈴了。

我這輩子再「西方化」，大概也學不了人家美國人的那種正宗的「天不怕地不怕」！我過去進堂看我二舅向來要事先打電話請示，因爲他至今是屬在堂裡不合作地下神父，我如今雖在美國的大風大浪裡鍛煉了幾年，還是不敢學這些膽大的中學生去砸門，只能暗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可是不敢去砸教堂的門，因爲我可還要見我二舅，還要回人家美國，事情就這麼簡單！所以你罵我是懦夫也好，罵我不如信仰堅定的「忠貞教會」（台灣腔）地下教友也好，隨您說什麼，反正這個教我是信定了，可是命我還是要的，綠卡還是想申請的。事情就這麼簡單。

我看我父母輩這麼多年來當她媽的地下教友可

是看怕了，就爲了他們的堅定信仰，我還差一點拿不到出國護照。幸虧我過去在大中小學校裡從來沒說過我信同學們現在可說「越聽越新鮮」（過去要說「越聽越反動」）的天主教，所以經一個如今在公安局當警察的「哥們」幫忙，我好歹才混出了國，可以到美國去按門鈴進堂見我過去從沒見過面大的當神父的大舅了。

我的另一副面孔，是見號稱「無神論者」的同胞，也說他們聽得進去的、而我事後明明覺得是違心的話。據我觀察，我的大陸同齡學人同道，他們更多是「什麼都不領」，他們過去是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再加毛澤東思想，可現在，「忠貞信徒」還有幾個？也許他們中真也有人像國內黨員信起宗教來那樣，在國外哪怕信起摩門教或清海無上師，可更多的人嘴上還是不會說出來他究竟信什麼，盡管你在他們的書架上常會發現有一本中文《聖經》或《摩門聖經》佔著一定的地位。因此，我說他們是「號稱」無神論者，其實你根本不知他們大多數人心

的歸屬。

你可以想見我這個在娘肚子裡就信了教的有神論者，與這樣的人是如何溝通的嗎？

讓我來說給你聽。由於大陸人到了人家美國，才知道美帝國主義者和台灣人民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才感受到資本主義的「金錢至上」意味著什麼，才知道物質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與空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大陸社會有多大天壤之別，爲此如今大陸學人最愛談的話題還是綠卡和金錢。他們很少再談什麼思想。在美國這樣的社會裡，一個思想深刻的中國哲學家如果只能靠去中國餐館洗碗端盤子糊口，那麼這種思想還有什麼用？我們的哲學家還不是照受來了美國二十年可還寫不得英文的有錢餐館老板的氣？所以留學生中明明靠打工唸完了數學博士的學人，可轉念（轉業）在美國開起了中餐館的已不算什麼「奇談怪論」。還有在國內某某交響樂隊拉了半輩子合奏的大提琴手，如今也真算那麼條敢做敢幹的漢子，居然每天在紐約地鐵站裡，

吹開了在中國沒人會聽他的中國竹笛，還賣開他複製的明明是人家上海民族樂團陸春齡灌製的錄音帶，讓不識中文的老美還真以為是他年輕時出的磁帶呢。這樣的不是故事的故事多得是，所以我們平時多交流交流如何盡快拿到學位找工作、如何辦綠卡、如何去端好餐館的盤子多賺小費。談這些雅俗共賞的美國夢成功經驗就足夠了，還需要奢談什麼主義思想道德信仰？

不過話說回來，由於美國的大學裡還開哲學宗教倫理道德課，大街上有時還見得到穿制服的神父修女，也看得到教堂裡舉行管風琴音樂會的廣告，還有在你的信箱裡時不時會出現的各種美國現代教派的宣傳品，還有在電視上出現的電視傳教員，所以極其小的概率還會使大陸學人談起宗教來。那時候，如果不是把我逼得忍無可忍，比如說某某人又重複在大陸從小被灌輸的，外國傳教士過去在中國辦育嬰堂屠殺中國小孩，外國傳教士過去到中國更多充當間諜角色等等「鐵一般的事實」，那麼，一

般我仍不會怒發沖冠離席而去。我仍裝得與他們一樣什麼教都不信。那樣的話，我與他們在一起「殺時間」，就比較溝得通。

但往往這樣的茶餘酒飯卡拉OK之後，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又說了哪些沒心沒肺的話。這恰恰應驗了一個國內駐外官員朋友對我說過的一句現在想來是他說的心裡話：「這些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們說完就忘了。」當時他是向我介紹經驗如何去聽中國各級大小官員的說話，可我恰恰不學就會（雖然至今因不願入黨，什麼官在大學校裡都沒有當上），就為這一點我只能承認人家台灣作家柏楊就是高，因為他畢竟說出了那句不中聽的話：「醜陋的中國人」。我覺得自己有時候真是個醜陋的中國人！為此我常常瞧不起我自己，我不明明還是教友嗎？可為什麼也變得這麼虛偽，這麼愛說佳話假話無聊話，變得這麼俗不可耐！為此每此「神砍」以後，回到我一個人的小屋，面對我的天主，才覺得剛過去的一天我又是這麼醜陋！我常常想辦告解，

可又對誰說去？不了解中國人的人性和家史的人家美國神父不會懂我的苦悶。爲此我倒是懷念起中世紀苦修士的自我懲罰來了。有時候我真想狠狠把我自己鞭打一頓，然後發誓明天開始重新做人。可在如今這樣的物質社會裡，我的老美老中同學不把我當做精神病人處理才怪呢。

現代人的罪惡感相對中世紀人來說是越來越淡漠了。如今有這麼多形形色色的哲學理論可佔領我們的思考空間，人人都能證明自己是有理的，所以大概爲此人家美國特興打官司，大小狗屁事情都可以請律師打官司，甚至越古越離奇越好，這樣可以上電視上報刊，等一場馬拉松官司打下來，事情經過寫一本自傳，一個小小公務員也許就可以同告來的經濟賠償從此不用工作吃他媽一輩子，你說何樂而不爲？爲此在美國社會裡相對來說人與人的距離也就很遠，免得告上侵犯或被侵犯，從此在法庭上見。可儘管理論這麼多，我還至今沒聽說有自己告自己的官司。現代人都太愛自己，所以誰還熱衷

去寫《懺悔錄》這樣的東西？如今的社會暢銷自傳，而且不必是名人也可賣錢，只要你敢寫敢做。所以你在人家美國教堂裡毛看不到像中國那樣人們排長隊等辦告解，甚至有些教堂干脆就取消了這一項聖事。教友進堂就是回到主的懷抱，所以浪子們不必再仔細懺悔，主能原諒一切，很多教友也像我這樣還剩幾分罪惡感？反正天主都會原諒的。爲此也難怪我的一個無神論朋友攻擊信教的人是「找一個借口」。

台灣女作家李昂我不知道她信仰點什麼，可至少在她的小說《暗夜》裡，她很渲染了一番算命的靈驗，而把宗教卻列爲「僞意識」。好寫到：「宗教裡先設定人有原罪，而且將人類的救贖放在虛幻的來世天國裡。信教的人擺出神愛世人，自己信神已得永生的姿態，甘願承受痛苦而不謀求實際的改善。像原罪、天國這些無從證明的虛幻設定，誰又能說不是人類共同的僞意識？」這段話語使我聯想起周圍這麼多的大陸「無神論者」同胞。按道理

宗教的看法會如此相似？這倒又使我想起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中文商標翻譯。「天壇」牌翻成英文時意思變為「天堂裡的廟」(Temple of Heaven)。我不知道這種意譯是有意還是無意，但我此時在想是否也真代表了一部份中國人的潛意識？我們不必去想來世進天國那些「無從證明的虛幻設定」，只要把現世建設成看得見的天堂裡的廟就行了。問題是這樣的天堂裡的廟又在哪裡？北京的天壇是要買門票罰款開門關門，才能防止損壞園林裡的財物草才，才能保持園林的整潔。所以，這也就難怪李昂把小說宗到頭，反而又「寫在『暗夜』前」好的困境了：「透過『暗夜』，我想探討的是人類的道德問題，寫完後卻驚奇的發現，『暗夜』裡幾乎不見光明面，所匯集的只有人性的弱點與黑暗。」

人世間真可以建設出我這輩子活著就能看得見的天堂嗎？這是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懷疑的問題。我轉眼間就可以戴上博士帽了。西部一個大學的遠東研究所也會提供我一個至少兩年的工作機會。可我

怎麼活到今天反倒覺得自己的內心世界越來越空虛？我不知道如何只用我的教友本色面孔去做新移民或回中國繼續做我的中國人。聽說現在西方的聖召越來越少，可中國大陸修院裡的流失率至少也達統計數字所說的百分之二十。這個社會究竟要向何處去？已經很少再考慮「救靈魂」的事了，這樣下去行嗎？我常常在問我自己。

實話告訴你我現在真瞧不起我自己。雖然我留學夢做成了，綠卡夢也指日可待了，可我的人格是分裂的。因為我有兩副不同的面孔。我常常見人說人話見鬼話鬼話，可這哪裡還像什麼教友？

我要開始重新做人，我告訴你。

但如果我們在光中行走，如同他在光中一樣，我們就彼此相通，他聖子耶穌的血就會洗淨我們的各種罪過。(若壹一：七)